

李建 著

夏天的隐情

XIATIANDEYINQING XIATIANDEYINQING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XIATIAN DE
YINQING

李 建 著

夏天的隐情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

期 限 表

夏天的隐情

李 建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：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：100708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9.25印张 178千字

1991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,500册 定价3.75元

ISBN 7-5006-0893-4/I·235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描写了几个年轻人的婚恋生活。雕塑家沈况为了事业的成功离开了倾心相爱的情人；女编辑沈含在感情和道德的冲突中苦苦挣扎；楚楚动人的姑娘王珊面对前程远大的外国留学生和个体户司机，奇怪地选择了后者。透过他们的经历，作者深刻地表现了不同的生存意识和价值观的碰撞。

——

看来，那是最后的一点儿绿色了。沈况靠在车窗上，望着那几棵向后飘去的白杨树。没有什么相同之处，只不过是孤零零的。但它们是杨树而不是柳树；它们的后面，是一片寸草不生的焦黄戈壁，而不是火一般燃烧的向日葵；而且，也没有那一片片殷红的血迹。柏油路上的殷红。……燃烧吧，假如你能够。

白杨树越来越远了，正渐渐被汽车扬起的黄尘遮没。

“你看什么呢？”项雪莉向他靠了过来。一缕飘发在他耳边轻轻扫过。

白杨树没有了，绿色的葡萄园和甜瓜地也没有了。还有清澈的坎儿井，还有清真寺绿色的圆顶……没有了，全都没有了。一去无痕，永不复返。那道坟墓般的土岗遮没了一切。

“看见什么了？”项雪莉又问。

“这边已经没有人了。”沈况回过了身来。

“大概是没有水了吧？只要有一点点水，这儿的人就能盖上几间房子，种上一片瓜。你说是不是？”她笑着问他。

沈况点了点头。

她的声音很甜。笑得俏皮而迷人。这次出来旅行，她的声音又变得娇嫩柔弱了，就像五年前他们初恋的时候。看

来，离别对女人的影响要比对男人大得多。不管怎么说，家庭毕竟是女人的最后堡垒。不过沈况相信，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大洋彼岸，也不管他们俩是不是在一起，只要真正工作起来，她的声音马上又会变得有力、严密，那迷人的眼神又会变得冷静、坚毅，而消瘦俏丽的脸上也会马上变得没有一点女性柔媚的气息。有什么办法呢，现代社会就是这样。仍然以男性为中心，仍然以男人的标准为标准。一个女人要想受到社会的重视，就得按男人的标准去和男人拼死竞争。这又怎么能怪她呢？可是，责怪时代或者历史吗？那又未免太浅薄可笑了吧？

汽车爬上一个高坡，接着向右一转。左面仍然是一道土岗，右面却立即展现出一片荒凉而壮阔的戈壁。这不是那种平如机场而又撒满砾石的黑色戈壁，而是一片深黄色的低矮土丘的大海汪洋。整个戈壁几乎寸草不生，只是零零落落地站着一些早已枯死的粗矮老树，逆着阳光看去，那些树竟都是黑色的，像是徘徊在戈壁上的一个个孤独的鬼魂。戈壁的尽头，那并不极远的地方，兀然矗立着一道黑灰色的山脉，山顶齐齐的一道线，看不见头，看不见尾，好像一堵极高极长的巨型长城。

沈况和项雪莉几乎同时被这壮阔的景象震慑住了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她低声问。

“天山。”

“还是天山？”

还是。也许是余脉。一座真正的大山总是永远地横亘在你的面前。它将永远追踪着你。就像一个影子，或是你

的记忆。

“那是什么山？”项雪莉不相信地向司机问道。

“天山。”司机肯定地回答。

“我们昨天好像已经飞过天山啦？”

“天山大啦，”司机在前面朗声笑道。“天山不是一座山，是一大片。你们昨天飞过的是哪一段？”

“灰的，有雪的那种。”项雪莉犹豫不决地说。“比这个高。”

司机又笑了笑，眯起眼睛来，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轻轻说：“天山大啦，大啦。”

的确，天山实在是太大了。沈况平静地望着窗外，心中一阵怅惘。一座真正的山脉就像一个完整的世界，就是耗尽毕生精力也无法把它完全弄明白。或许，它根本就是无法逾越的。

“我们还来得及去葡萄沟吗？”项雪莉看看表向沈况问道。

“来得及吧。”沈况信心不足地说。

“没问题，”司机说，“交河这儿没什么可看的。”

“交河？”项雪莉不解地问道。

“这儿正名叫交河故城，”司机说，“就是你所说的那个死城。”

死城。谁的死城？沈况转过脸，漫不经心地向窗外望去。仍然是一片黄色。不断退去又不断涌来。太阳在坚硬而干燥的丘陵上顽强地燃烧着，好像是一片无际的火浪。
“你不是爱吃鸡蛋吗？”在沈含家，王珊歪着头说：“到那儿把

鸡蛋埋在沙子里，一会儿就熟。”……没那么严重。回去应该告诉她，没有那么严重。比北京当然要热一点儿，但也没那么吓人。“明天白天，晴，风力一二级，最高气温，摄氏 45 度。明天夜间……”电台里广播员的声音就算是很标准的了，但和北京台的一比，总还是有些不同。说不出是哪里不同，就是没有那么亲切，没有那么悦耳。“乌鲁木齐……”列车上的广播员用维语报着站名。听着挺是那么回事，可是那几个维族小伙子却嘻嘻哈哈地笑着，夸张地模仿着，然后互相笑着摇摇头。他们当时的感觉一定就像你听哈里和豪他们说中国话吧？王珊和豪的事不知道怎么样了。真希望她能有个好运气。如果换个女孩，对这种一见钟情的老外一定求之不得。不过王珊干什么事总是不同凡响。有些人你只要看一眼就能明白。那个广播员是个汉族姑娘，身材不高不矮，目光十分平和，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，平静得没有一点儿表情。她那张白白净净的团团脸，一点儿不像西北人，倒像是个南方姑娘。对，她其实很像、很像——她显得更加苍白了，眼圈下面有些发青，那张团团脸，那个圆圆的小下巴，唤起人心里无限的怜爱。一丝勉强做出却又保持不住的微笑。一个抑制住哀怨的平静注视。她坐在桌边，你坐在床角。一个极小而辽远的空间。我不是早就说过吗，沈况，早晚会是这样的。我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游丝般的声音永远缠绕不去。我知道我其实一直是在骗自己，可是沈况，你也应该早点儿告诉我……。深深的一瞥。来自南方的遥远而深邃的一瞥。于是，那无穷的愧悔便永远也无法摆脱。……不，你从来也没有真正后悔过，不

管是当时还是现在。至少在根本的一点上你可以说问心无愧，你可以说这一切都完全值得。……可是，假如你接受了出版社的那个协议，假如你同意了改行出国，那对过去的一切，你将靠什么自我辩解呢？你还能心平气和地说你“问心无愧”吗？……那时候，她也许真比你更了解你自己。她几乎永远是洞察一切的。好久没和她联系了，真应该给她写信：“宋纾，你好，很想知道你现在的一切……”不，这不好，应该用最平静的语气，就像一个老同学、老朋友，就像过去的一切全都没有发生过。“宋纾，你好，好久没给你写信了。你现在还在文化局吗？很想知道你现在的情况。下个月，我可能有个机会去南方。神马旅游集团要在情人谷修一个度假村，我给他们送去了一个雕塑样品。如果我的作品能通过，我将到工地去负责把它最后完成。那里离你很近，到时候我会去看你。自从前年拿了那个大奖后，这两年我几乎一事无成，连项雪莉都说我是江郎才尽了。前不久领导已正式和我谈话，希望我改行搞行政，你一定能想象出当时我有多么的失望。平心而论，领导对我不错，只要能保证回来搞行政，可以给我一年的出国进修机会，学习企业管理。这样的机会许多人都求之不得，项雪莉也鼓动我答应，可我还犹豫不决。现在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情人谷的那个作品上，希望它能是我的一个转折。说实话，我从来没想到我会落到这样的境地，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进退维谷……”

这样写好不好呢？宋纾看了会怎么想？而且，为什么一定要写信？也许直接去更好一些。就像以前一样，突如

其来——

很清静的街道，很旧的楼房。楼梯很窄，但是是水泥的，并不扎扎乱响，可是你仍然心神不定。三楼，左面的那个门。

“宋纾在家吗？”

你惴惴不安地对着棕色的门板站着。门开了，泻出一道很强的光，一个老太太上下打量着你。

“伯母。”

“你是……”

她当然不会记得你。你只来过一次，而且是在几年以前。但这时宋纾一定會在门口出现了。还是那条紫色的长裙，还是那张圆润的团团脸。宋纾。是你？一个惊喜的笑容，接着变成一个沉静的长久的注视。我来出差，顺便看看你。说得很轻松，很自然，就像过去一样。你跟着她走进客厅，一个漂亮的男人从沙发上站了起来。这是我大学同学沈况，这是我的……当然，她当然已经结婚了，她是那么美，那么温柔。就是忘记过去的一切，你也再无法和她卿卿我我，亲亲热热。可是如果她真的结婚了，你也许会觉得如释重负吧？她终于得到了你没能使她得到的一切。但你真会有那种感觉吗？你得承认，骨子里你是绝不愿看着她和别人结婚的。男人都是自私的。项雪莉不止一次地这样说，哭着，或者敲着炒菜锅。也许这话她并没有完全说错。不管男人是不是都是自私的，至少你是。所以张师傅的那张肖像你才永远画不象。尽管你可以使用各种技巧，甚至可以创造出撒盐改变皮肤质感的手段，可你永远也画不好他

那双眼睛。还不错，项教授说。这张还不错，项教授叼着烟斗说。脸上的质感搞得还不错嘛。也许的确不错，可是你心里明白，你根本没有画出他的神韵来。而你真正想画出来的，却正是你自己永远也无法得到的那种朴实的神彩。

汽车猛然颠簸了一下，项雪莉夸张地低叫一声，抓住了沈况的胳膊：

“这条路真够戗。”

“这就不错啦，”司机在前面头也不回地说，“我刚进疆的时候，连这种路都没有呢。”

这时路边出现了一条小河，河边有几棵细细的钻天杨，再过去一点儿，是两棵树冠很大的老柳树。

汽车减慢速度，开下大道，停在了柳树的树荫里。

“你们进去看看吧，”司机说，“我在这儿整整车。”

到了？沈况抬起头来向前望去。前面不远处是一道土岗，只六七米高，但坡度很陡，和地面近乎垂直，像是一道很厚的土墙。墙上一处凹进去的荫影里有一道刀劈似的黑色缝罅，一条大道笔直地通向那里。

“来了人都要看看，看了也就是那么回事。就是一堆堆的黄土。”司机一边低头找工具一边说，“你们去看看，看够了咱们就走。别误了你们晚上的车。”

一推开车门，灼热的空气就像海浪般地迎面扑来，几乎令人窒息。坐在有冷气的车里，竟然就忘记了外面是怎样的世界。沈况走下车来，看了看太阳，项雪莉打开了一把桃红尼龙伞，两人一起向入口走去。

那缝罅下宽上窄，底下宽得足可以走一辆吉普车。进

去不远就转了一个弯，然后开始上坡。两边依然是陡直的土壁，上面露出一线曲曲折折的蓝天来。

“你看这路，”项雪莉说，“肯定是新铺的。”

路面是用一种特殊的砖砌成的，看样子的确是近几年的工程。

“大概来看的人还不少呢。”她说。

“也许。不过这里这么偏僻……”

沈况看了看两边的墙壁，墙上有一种黑灰色的东西。怎么像是烟熏过似的？哪来的烟呢？难道是远古的战火？

坡度陡了起来，脚下显得十分吃力。

“走不动了吧？”他看看项雪莉。

“没问题，”项雪莉逞强地说，“我出去采访不比这累？”

沈况笑笑，刚要再说什么，一抬头，一下愣了：他们已经走到了坡顶，而前面竟是一片耀眼的金黄色！

他低低地呻吟了一声，急忙走上了几步，立时，一片广阔的金黄色的残破街道蓦地展现在了他的眼前。

整整一座远古城市。

整整一个文化废墟。

整整一段死去了的历史。

他忽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惊恐和震动，感到一种渺小，感到一种威压，感到一种沉重的历史感。他站在那里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，好久好久不能作声。

项雪莉站在他的身边，也静静地看着这一切，好一会儿才叹息着说道：

“这么大，这么完整……不知道是什么人、什么时候建

的。”

沈况摇了摇头：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不是查书了吗？还有那个老头……”

“谁也不知道。只知道西汉时就有这座城市了。开始是车师人的，后来被高昌国占领了，以后又是獯然人、吐蕃人、回鹘人、匈奴人……据说最早这里只有一个民族，一种宗教，文化也很单纯，后来总打仗，人种和民族就都复杂了起来，宗教也有好多种，成了一个文化大杂烩。结果，反倒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，突然繁荣了起来，成了这一带的文化中心。史书上说，一直到元朝这里还是很兴盛的，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忽然就被废弃了，成了一座死城。”

“这么大一座城市，怎么说废就废了呢？”她惋惜地说。

“也许有战祸吧，或者是瘟疫。也可能是宗教原因或者某种特别的意志。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了。”他望着脚下那片残垣断壁，像是一个勉强的战胜者望着他死亡的将士。
“这里留下来的东西太少了。过去，总是打仗……”

项雪莉看看脚下那片一眼望不到头的无顶土房，怜惜地猜测道：

“住得这么密，打起仗来，一定要死好多人吧？”

沈况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死亡。横七竖八的尸体。战马嘶鸣，喊声冲天，到处是刀枪剑戟的铿铿锵锵。士兵爬上城头，涌进城市，街道上一片拼死的混战。一个伤兵靠在屋角上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，冒着热气的鲜血在他的胸口上缓

缓流淌……沈况脸上的表情渐渐地僵住了。血迹。柏油路上的斑斑血迹。还有那一块块血淋淋的、血淋淋的……车间里的人无声地向外涌去，无声地呼喊。终于人去楼空。偌大一个车间变得异常宁静，只有他一个人呆滞地站在门口。血迹斑斑。人群像影子一样地流动。那几棵老柳树变成了灰色的，草地变成了灰色的，红砖锅炉房变成了灰色的，天空和大地都变成了灰色的，只有血迹、血迹……

“咱们下去看看吧。”项雪莉说。

只有血迹鲜红鲜红地亮着，一片片刺目地看着他。既然血迹是红的，那它就永远也不会变成灰色的……

“你想在这儿写生吗？”项雪莉又问了一句。

“下去看看吧。”他含糊地同意。

沿着大道向下走去。这条大道几乎横穿全城，尽头是一座三层的瞭望台，瞭望台后面是一处最高大的建筑物，不知是寺庙还是王宫。他们刚一从土墙的阴影里走出来，立刻就重新感到了阳光的灼热。沈况觉得他快要像一根木头那样燃烧起来了。

“这里真热。”他眯起眼睛望了望白亮的天空，“梵高就是在这样的阳光下精神失常的。”

“都快把人晒化了。”项雪莉调整着她的小红伞，使它尽可能地遮住整个身体，“那时候的人怎么受得了。”

可是，那时候的勇士们就是顶着这样严酷的太阳生存了下来，而且还建起了这样一座宏伟的城市，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后，人们还要站在它的面前顶礼膜拜，赞叹不已。看来在那时，勇士们就已经懂得了生命的价值所在。

“你也到伞下面来吧。”

沈况摇摇头：

“晒晒好，别处想找还找不到这种感觉呢。”

“算了吧你，”项雪莉还是把伞打到了他的头上，“等你感觉到了也该晒神经了。”

沈况不再拒绝，和她一起往前走。

整个古城都是黄土修成的，看不见一砖一瓦。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了屋顶，只有几处地窖还比较完整。他很想找一个高处画一幅逆光速写，他也很希望在这里呆到黄昏。他想，在紫色的晚霞里，这座死城一定别有韵味。但他知道这不可能。从乌鲁木齐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订好了返回北京的机票，今天傍晚必须从这里启程。

“咱们找个地方照张相吧。”项雪莉说，“这么大一个城市也不知怎么修的，说不定跟修长城似的，得死不少人呢。”

“那当然。”沈况环视了一眼这个黄色的城池，脸上忽然变得没有一点儿笑容。“不过不管死多少人，长城也还是民族象征。对历史来说，死多少人都是微不足道的，重要的是，他们把它建成了。”

项雪莉看了他一眼，良久没有说话。

后来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她轻轻地叹了口气：“如果不是对历史，而是对人本身来说呢？”

二

沈况，你好。我走了。

本来想等你回来好好聊一聊，现在已不可能。情人谷度假村的工程款神马集团只拨过来一点点，外汇额度也没有划过来，这样，进口哈里他们公司器材的事至今也无法落实。哈里他们很着急，要去直接商谈。公司打算派我陪他们。不过很可能你很快也要来这里。有可靠消息说，你的作品已被通过，回京后你最好马上和设计委员会联系。有什么事，往这里给我写信。我可能要在神马这里呆很久，10天，或者20天。也许我能等到你。

还有一件事。临走时你姐姐说要替我介绍一个朋友，你代我谢谢她，就说我想以后再说。沈含是个好人，自己很不容易，还总是想帮帮别人。不过她到底该算是我们上一代的人了。

代问项雪莉好。听说她在办自费留学，还顺利吗？

王 珊

三

沈含放下电话，静静地望着窗外那几根细细的柳条。
王珊，她想，王珊。我都快要迷信了。

她收拾好东西，走出了编辑部。

下午阳光很好，很柔和。

她沿着大街走向车站。

每次王珊来电话总能使她心情愉快。不知为什么，王珊总能给她带来好消息。其实，她和王珊的关系并不特别亲密。偶然在弟弟沈况那里碰见，随便谈谈。一共也只有几次。自从沈况结婚后，王珊也就很少找他了，而与沈含的见面自然就更是少而又少。可是，沈含今年遇到的几乎每一件高兴的事都和王珊紧密相连。先是约沈含为他们度假村的游廊画100张山水，然后是请她给吴雪原的散文集画插图。吴雪原和王珊一个公司，人还不错，书出版的时候还专门到出版社来感谢她。

“我找美编室的沈含同志。”

“我就是。”

“我来谢谢你。我叫吴雪原。”

他身材高大壮实，一脸刮不干净的络腮胡子。手伸过来，又大又厚，几乎要将她的小手包起来。那些散文是那样的优美，想不到作者竟是这样粗犷的一个男子汉。